

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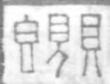




祁

春秋公羊疏定公卷第一二十六

起六年  
盡十五年



漢 何休 學

六年春主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註 月者內有疆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結怨

故危之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師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

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註為其難諱也一字為

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

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

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為其于偽反令力

丈反大音泰見賢徧反○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解云

治直吏反復扶又反○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譏二名

梁及賈經皆無何字又哀十三年經云晉魏多譏二名

二名非禮也以此言之則此經無何明矣而賈氏云

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此仲孫至之仲孫忌也

至通下解云難言者謂言難言既不信君父之名

是也故曰不逼下也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者實

不說昭公亦為所見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為太平者

正以昭公之時未幾二名故也云唯有二名故譏之

者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明人必不齊之屬皆親事

聖人而以二字為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

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興名子為宮皇之屬是也

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為後王之灋是以譏其二

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主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音咸

皇廷本作

文官本誤又  
大字本誤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大雩註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

費重不恤民之應○費重芳疏味夏下同註先是公侵鄭○解

侵鄭是也云城中城者即上六年冬城中城是也云

季孫斯仲孫忌如晉者在上六年夏而於城中城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註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

自救之役○重之直用反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註出入月者內有疆臣

之讎外犯疆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上

月疏春王正月公侵齊○解云外犯疆齊故危之○公

至自侵齊○解云以春秋之例有雖在月下而不蒙

至上月○解云正以春秋之例有雖在月下而不蒙

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

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頻煩再出尤危於六年

危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讎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頻煩再出尤危於六年

官本字下我字  
大字本有我  
字

官本字下我字  
大字本有我  
字

疆毛本上句

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  
侵鄭故知入亦當蒙月也

### 曹伯露卒

###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註**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

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

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別

彼列 **疏**此晉至之辭也解云正以下經云晉趙鞅

反 **疏**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言公會晉師是趙

鞅之師矣宣元年秋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

師于斐林伐鄭傳云此晉趙盾之師曷為不言趙盾

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今此文勢與彼正同故

何氏取彼傳文以解之 **註**公會至不致也解云

六年作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

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

則公與諸侯尊同體敵莫肯相下故須別之見其得

意與否若與大夫盟會之時尊卑異等得意可知何

勞別之乎故僖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宮慶盟于洮

何氏云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

在外猶不致也是云此致者諱公為大夫所會故使

###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 葬曹湍公

### 九月葬陳懷公

曹湍才井  
反本亦作靖

官本無使字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傳從祀者何順祀也

復文公之逆祀

者何。解云。欲言其祭經無宮廟之文。欲言非祭謂之從祀。故執不知問文公逆祀去者

三人。諫不從而去之。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八月丁卯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

幾何。幾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是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

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言祀

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

謂不至曰叛。○解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

但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禘。而巳。禘祫一禘。隨次而

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

可於喪廢其禘祫。同年矣。自乘上而數之。即信八年

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三年。從僖八年。禘數

之。知為大禘。是從僖八年禘也。何氏云。從僖八年。禘數

為禘年。文五年為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即又二年

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為祭之。重而後輕。禘大

於禘。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



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臨南至之出。解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公亦不然。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於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言我季氏累世有

女以為心。其乘繩證反。於其乘馬者謂子可以

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

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實衛之。

衛之。從弟才。守衛季孫不令走。諸陽之從者。

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夫。

反。衢四至。橫夫。解云。即釋宮四達謂之衢。孫氏曰。交通四

也。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

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

車。而墜直類。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捶馬銜走。

此字相承用之。素動反。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

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仲季孫賴

門閉。故著門。射食亦反。著直畧反。注同。莊本然而

甲起於琴如。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

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甲公至地名。解云。即師而至是也。二家至起兵。解云。弒不成却反舍

云。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也。弒不成却反舍

橫官本  
木大从字  
从字本

由毛本作

由毛本作

中毛本

又

于郊皆說然息

**註**

說解舍然猶如

卻反去畧反本又

作却說然本又作稅始銳反又他

說正以季孫於陽

會反注同說解舍也然猶如也

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今而還去舍於郊故曰却反

舍于郊不謂

或曰弑千乘之主

註時季氏邑至於千

乘而不克舍此可乎

註嫌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夫

孺子得國而已

註得免專國家而已如丈夫何

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

註稱尺職而曰彼哉彼哉

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

慮遠其趣駕使疾駕一音七住反既駕公斂處父

帥師而至

註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

斂至之將解云左

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

何璋判白

註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

會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

五王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

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

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作娥髦寶者何解云欲言貴物微者竊之欲言

圭曰璋解云釋器無文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

之也者。正以玉為總名故也。詩云至微召。解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珪之章。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云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者時王。弓繡質。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甫反又。

之禮也。方于。疏。言大者力千斤。解云千斤之文何氏有反。其所見家語云三十斤為鈞謂之石。然則千斤有傳云。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頰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

對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祕季孫假馬。

龜 從毛本 保官本 頰官本誤

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寶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為重。

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善。微辭也。注。青純之閏反。

反。下同。頰而占反。亹文。疏。千歲之龜青頰。解云。匪反。著音尸。喪患浪反。以時事知之也。注。同。純。緣。悅。緝。至。著。龜也。解云。此皆上繫辭文也。今易本善作大。

字為異。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經不言龜至微辭也。解云。弓繡質。龜青純。然則此等皆喪之而經言大。

弓特不言龜者。正以禮器外特牲陳幣之時云。龜為前列。先知也。以其先知故得從寶省文。然則龜非珠玉而得從寶省文者。以其能定吉凶。可以世世保而用之。故注云。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云此皆魯始。

息 五官本

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云不言取而言  
竊者正名也者正所以不言盜取而言竊者盜是引  
賤之稱是以不得言取也竊者是其正名是以即引  
家語以證之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  
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者家語文云無以合信天子  
交質諸侯當絕之者即上注云珪以朝璧以聘今  
璧盡亡故言此也云書大弓者使若都所以國寶書  
辭也者言大弓不省文使若都所以國寶書作微辭  
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所以國寶書作微辭之  
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  
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為微辭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奉

○蠶勅邁反左氏作蠶

得寶玉大弓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微辭

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實失之  
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月○喪息  
浪反

疏○微辭至故書○解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  
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

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言得寶玉大弓傳

云何以書國寶也得之書喪之書不見賤之者正言

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

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為一事以上

元年定哀多微辭之下何氏直數喪失國寶而已○

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今此寧知不復闕絕之者正以  
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為  
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云以竊  
寶不月云云者即上八年經云冬衛侯鄭伯盟于曲  
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則知今雖文承于四

月官本上

卷之六

李清

月之下不蒙  
上月明矣

### 六月葬鄭獻公

###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註**

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

書次而去

乃。郤難起畧反下

**疏**

欲伐至而去。解

直書其次

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

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立之文同故知正欲伐

魯也故彼傳云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

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

國纔止次未成

於伐魯即能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

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

犯至於近邑

類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

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其餘見言次不

伐魯者皆自有起文

即次聶北

救邢伐楚次于經之屬是也

### 秦伯卒

### 冬葬秦哀公

###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註**

月者類谷之會齊侯欲執定

公故不易

。不易以

**疏**

月者至不易。解云下十

盟則知平

例書時而有月者皆見義矣而言不易者

即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云何以不易

也何氏云易

猶交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然則此

書月者類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宣十五年

夏五月宋人

及楚人平之下何氏云月者專平不易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何氏云月者刺內暨暨也

者皆與

鄉解合

### 夏公會齊侯于類谷公至自類谷

**註** 上平為類谷之會

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

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發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

儒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地地谷

協反左氏作夾谷發惑音莊六年何注云公與一

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即相二年秋公及

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

盟于唐之屬是也今此上平為頰谷之會不易故月

即此平不得意地而致地者正以初雖見魯終竟得

意故也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

據齊嘗取魯邑疏年六月齊人取齊西田哀八年

夏齊人取謹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孔子仕

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

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孔子至不違疏

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齊人為是

宰為司空既為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

來歸之疏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

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

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

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

侏儒  
地原本

獲官本

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為○  
 于為反復得扶又反○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  
 年未及十一年同○世家之文其四邑者蓋運也謹也龜也陰也  
 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  
 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邑亦是邑非山各賈  
 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即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  
 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  
 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  
 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歸齊至齊同  
 ○解云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者是其不言來之  
 文也言已絕魯不應復得者即彼傳云齊已取之矣  
 其言我何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  
 矣注云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注云其人  
 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  
 來不當取邑然則彼以未絕於魯魯猶合得之明  
 不從齊來齊人不當坐取邑故不言來此言來者人

坐

齊魯不絕于魯不應復得之故言來從外來常文也  
 言魯不絕于魯不應復得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  
 故也言與齊人來歸衛寶同者即莊六年冬齊人來  
 歸衛寶是也○夫子至之驗○解云知夫子雖欲  
 不受者正以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于魯魯不應  
 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  
 田君子不貴故知孔子之意不欲受也若然莊十三  
 年曹子手劍而劫桓公是以前書者諱行詐劫人然則  
 氏云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  
 此亦威劫齊侯而得田邑與彼不異而書不諱者正  
 以曹子本意行劫以求汶陽之田君子欲兩君其所為  
 不書也今在頰谷之會孔子相儀正欲執之孔子誅  
 盟會之禮阻齊侯為不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  
 之手足異處齊侯內懼歸其四邑以謝焉於其本情  
 實非劫詐書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文也

非止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音后

公羊疏

十一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

宋樂世心出奔曹

宋公子池出奔陳

字皆為郇但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宋樂世心者世字亦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

冬齊侯衛侯鄭游邀會于鞞

甫賈氏不云公羊曰客一者亦在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鞞字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疆出奔陳

註

復出宋者隱

薛

左氏作地地作地

疏

帥師圍費者此云左傳穀梁此

官本池左氏作地

十鞞左

疏

會于鞞者左氏穀梁作

邀

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之公子池樂世心石疆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

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

古侯反惡烏路反強其丈

反見賢

疏

復出宋至出也宋華亥向宵華定出奔

陳不重言宋向宵也云公子池樂世心石疆從之皆

是也者下十一年經文也云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

俱出也者正以隱元年傳云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

暨不得已也然則弟辰是時事不獲已而從去故曰

明仲佗強與俱出也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

宋本誤二

文字三

晉欒盈出奔楚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何氏云月者危三大夫同  
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是也然則彼以三大  
夫同出奔是以書月以見危此亦三大夫同出以不  
者正以舉國見其欲率國人去其危亦見矣是以不  
勞書月以見危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

于蕭以叛註不復言宋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

及者後汲汲當坐重又復扶疏本舉至坐重。解

云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者正以隱元年傳云及

猶汲汲及我欲之故知辰言及者是其汲汲也而

後汲汲者欲言初出之時事不獲已未汲汲也言當

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於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註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疏經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蒞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註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

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

故畧之音試疏不日所見之世小國之率例書

也日月即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殺率之屬是

蒞石經大  
蒞字本同

師官本  
注官本

下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是也春秋之例稱國以弒者失衆見弒之辭故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傳云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何氏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故此作注云未至三年失衆見弒也云端在定定字亦有作在是字者今解從定也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墮許規反下同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曷為帥師墮郕帥師墮

費

據城費

也

然則彼時城費今乃墮之似於

解云即襄七年城費是

反故以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

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郕郕叔孫氏所

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

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來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

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

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

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為重

采○吏數所角反

丁大夫說音悅厭

孔子行

至三月不違

○解云案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

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然則三

何者案如家語定十年之時孔子從邑宰為司空十

一年又從司空為司空寇然則為司空之特能別五土  
之宜咸得其所以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也齊人  
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亡時攝行相事設法而  
用之國無姦民在朝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于  
兩觀之下尸諸朝三日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  
三月是以此傳文言其事矣○家不至之城○解云  
同之左氏則邑無百雉之城者亦據侯伯大都已言  
之若與之異則魯凡邑皆然也○**註**二大夫宰吏數  
叛患之者○**解**云即上十年夏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郕○**解**云秋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之屬是  
也○**解**云費二邑相因言之故謂之數耳○**註**以問至  
之○**解**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云○**註**以問至  
後言人不厭其言者論語文也云不書去甲者舉  
城為重者正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  
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  
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會之  
於亦經明知去雉者何五板而堵**註**八尺曰板堵凡四

十尺○堵丁○**解**云雉者何○**解**云正以傳言邑無百  
故執不知問○**註**八尺曰五堵而雉**註**二百尺百雉  
版堵者解云韓詩外傳文五堵而雉**註**二百尺百雉  
而城**註**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  
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  
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  
也○**註**二萬至制也○**解**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  
百尺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  
為二千天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  
里三十二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者春秋說文也  
云蓋受百雉之城十者謂公侯於天子百里公侯十  
里若孟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  
十取一之文也云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

文。春秋。天子至過也。○解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云。缺其南面以受過也。者正以諸侯軒城者。闕南面則知軒城亦宜然。案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垣以備守。故曰缺其人不能盡用。故也。或者但設射垣以受過不妨。仍有城。南面以受過不妨。仍有城。

秋大雩。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發。不能至。澤。謂三月之後。違之。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是後薛弒其君比。晉荀

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亦反。又食。○以叛。○解云。在十三年冬。云。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者。亦在十三年冬。終。解。寅士吉射叛在。

此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弒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仲孫氏邑。圍成。月

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

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其危若從他國來。故危

錄之。宣。圍城至錄之。○解云。春秋義。圖。例。書。時。即

解之。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今

此。在。內。而。致。故。須。解。之。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今

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音。叛。安。得。四。王。而

王。伐。鄭。傳。云。其。義。也。若。然。指。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宣。圍。城。至。錄。之。○。解。云。春。秋。義。圖。例。書。時。即。錄。之。○。宣。圍。城。至。錄。之。○。解。云。春。秋。義。圖。例。書。時。即。

上。官。本。仍。註。上。字。不。註。

比。官。本。誤。此。

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  
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  
不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  
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  
而親自用兵故不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  
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是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  
之野作其誓其經曰大戰于耳乃召六卿者何氏  
為啓非至德之主是以親征有扈非春秋所美豈  
其義也云諸侯不親征有扈者正以諸侯於天子  
宜以國為家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諸侯不能全服  
自征之故為非禮也而為春秋所刺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瑗○垂瑗如字又音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大蒐所求反本夏築蛇淵囿○解云

云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彼注云刺齊秦  
妨民也然則彼有成說故此處不復解之○大蒐于  
比蒲○解云相六年注云五年大蒐車徒謂之大蒐  
是也所以書者即昭八年秋蒐于紅之下傳云蒐者  
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但彼已解訖故此處不復論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何註据叛與出入惡

同疏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  
惡同不宜書歸作出無惡然則書叛者出入以地正國

也註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軍以至以地解云假今天子六

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

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

人故云以其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

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

也註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

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

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七捕

反鄉許疏君子至誅事解云君子之人探端

亮疏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也註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軍以至以地解云假今天子六

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

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

人故云以其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

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

也註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

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

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七捕

反鄉許疏君子至誅事解云君子之人探端

亮疏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也註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軍以至以地解云假今天子六

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

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

人故云以其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

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

也註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

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

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七捕

反鄉許疏君子至誅事解云君子之人探端

亮疏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也註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軍以至以地解云假今天子六

軍方伯二軍之屬皆以井田多少計出其數故曰

以井田立數也今趙鞅以此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

人故云以其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

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

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

也註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

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

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七捕

反鄉許疏君子至誅事解云君子之人探端

亮疏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捨

歸註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為重頓子以

不死位為重解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皆列反

以頓子捨歸疏不別至之重解云正以上四年

晉趙陽出奔宋疏晉趙陽出奔宋解云

氏作衛趙陽疏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

趙陽疏字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以春秋書歸以舍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

而可想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鄉國為非

捨官本作捨  
誤大字本

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其經直言以歸而已以非詳備之也  
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直言以歸而已以非詳備之也  
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以非詳備之也  
是以解之云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正以二國之  
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  
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曰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  
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  
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其乎故云頓子以不死  
也為重

###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為下卒出○醉李本又

子偽  
反  
侯之例詐戰者月今此兩夷相敗文宜略  
松諸夏而經書月故知為下卒文出矣  
注月者為下卒出○解云隱六年有注云  
注月者為下卒出○解云隱六年有注云

### 吳子光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堅如字本又作

###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泚○泚他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

上士以名氏通軫反  
○脤市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解云欲言大

氏俱見故執不知問  
○天子至氏通○解云傳直

云天子之士而不知上士者何氏以為春秋之例天子

其名氏故知之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尚  
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  
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信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

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各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以

**實也** **注** 實俎肉也 **疏** 俎者何。解云欲言天子賜之。○解云謂以肉填實於俎上故注云實俎肉也。猶

○解云謂以肉填實於俎上故注云實俎肉也。猶

實俎之腥曰脰孰曰燔 **注** 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

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

本亦作燔又 **注** 禮諸侯至譏之。○解云正以魯無

知助祭於宗廟者有受俎實之禮矣論語云祭於

國似不通於異姓 **注** 禮諸侯至譏之。○解云正以魯無

**世子蒯聵出奔宋** **注** 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

友 **注** 蒯聵苦怪 **疏** 相去之義子若大為惡逆人倫之所

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閹人固守若小無道當安處

之隨宜罪譴令其克改寧有逐之佗國為宗廟羞且

子之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

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

去殺己之意乎今太子以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

無殺己之意乎今太子以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

侯逐子非為父之道太子去父失為子之義今主書

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義不孝故

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為無道如獻公

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寧得陷父

於惡是以申生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寧得陷父

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孝之意是以蒯聵出奔書氏

耳譏之

衛公子孟疆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註** 譏亟也

○亟去

**疏**

宋公至來奔。解云

年春自陳入于蕭以叛至此乃自蕭來奔矣。○**註** 亟也。○**解** 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

**註**

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

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間隙之地

考德行。一刑瀆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

師。重瀆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

○間隙音閑  
下去逆反

書者至于廟。○**解** 云曲禮下篇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乃會人於都故書而非之云如入人都當脩朝禮者即相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也。○**註** 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其義也。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于間隙之地者出曲禮也。云考德行。一刑瀆者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瀆也。云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云言公者不受于廟者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之。下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下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三年夏公及齊侯遇於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然則受朝之禮禮當在廟。孝子歸美于先君不敢以己當之若不受於廟則言公即蕭叔朝公是也。今此會禮不在廟魯侯受之於外故言來會公矣。言公者不受于朝也。

城莒父及霄

註

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

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

北百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相子受之三日

不朝當坐淫故賤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

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

去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

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亮父音甫去起呂反相息

之間近附秋去冬至不書解云隱六年傳云春

近之近附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今此無冬

者即家語始誅編云孔子為魯大夫同寇攝相事

大矣亦名大也魯有司空卿孔子為司空不言大者

是其一隅也若以家語言之即定九年始為邑宰十

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

時年為司空十一年為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

言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相魯篇文也

之自孔子為相此云魯前之時粥羔肫者皆以彩物飾

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相子受之

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云齊人聞而懼曰

地焉犂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

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

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相子受

文 鉅

肥毛本

令官本

又官本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胆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淫。故賤之者，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淫。淫，洗之惡。既為淫，洗之惡。夫多見之，其晉悼公受此矣。云：魯人皆知孔子所去之者，何氏所不取，不得難樂有淫，洗之惡。所以孔子去之，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己之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雖非國家之諱，依例之，即書於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蓋不脩春秋，已無無。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王者之慶，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其月則可。年乃有成，是也。又春一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

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据食

角音。麇音兮。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也。牛是漫也。注：漫者，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為

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反。漫亡半

徧音遍，復舉。注：其郊牛者，正以魯人不敬，故也。云：所以災

舉牛死為重。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正以食輕於死，故對重。

以為復矣。云：內錄不言火，是也。者，即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為天，下不

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云：春秋如大，有災也。

曼石經

曼石經

作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二月辛丑至豹歸

秋楚人滅隗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  
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何氏云至此乃月者所見世  
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然則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  
而書日者上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生滅沈之  
下注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默君之後有  
滅強臣之難故有滅則危懼之為定公戒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曷為以夏五月郊

據魯郊正當卜

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  
解云即成十七年傳

云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何氏云魯郊傳卜春  
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信三十一年  
注云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薨成王攝行天子事制  
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攝行天子事制禮  
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上三卜之吉則用之不  
則免牲者是其魯郊傳卜春三正之義也何氏云

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  
郊之時夏四月郊不特五月郊不特之文也○  
牲不過三月○解云宣二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  
彼注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  
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卜之運也  
三月一特足以充其天牲是也  
也○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  
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  
猶不當為也不舉卜者從可知  
疏○復轉卜夏三月

夏之正也○得二至可知○解云必知得吉者正  
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  
牛乃不郊矣知其二言者正以信三十一一年傳云三  
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  
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  
吉乃可為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云

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者蒙卦象辭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鄭氏云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象焉脩道藝於其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也求之也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災也瀆筮則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引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故也然則卦象之義乃是弟子請問師之事圖之吉凶故也况之今此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云不得其事者不得其事之宜即五月郊天是也云雖吉猶不當也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為本郊非其月雖吉在不得為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鄭不舉卜者從可知者正以僖三十一夏四月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

正以言郊則知卜吉

壬申公薨于高寢

說在莊三十二年

鄭軒達帥師伐宋

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濼

濼條其居反齊侯至濼條擊字

賈氏無說文不備也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為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濼條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于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

據會葬以禮書歸

合且贈不言來

合戶暗反

解

據會葬以禮書元天

使叔服來會葬傳云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云歸會葬  
不言來者即文五年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合且贈是  
也 **奔喪非禮也** 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  
早晚施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  
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  
不弔者三兵死壓死弱死 〇為于偽反 **疏** 但解奔  
〇解云在隱元年 〇禮天子至弱死 〇解云正以  
諸侯體敵而有會葬之禮則天子之尊兩有可知禮  
記文王世子曰喪已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  
故知有服無服有差降明矣既有差降奔喪近於會  
葬故知但以奔與不奔為異也云禮有不弔者三兵  
死壓死弱死者春秋說文案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  
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  
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

**七月壬申妣氏卒傳** 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 **註** 妣氏

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妾子 **疏** 妣氏卒 〇解云穀梁

何 〇解云欲言夫人經不書薨欲言其妾諡同於夫

故執不知問 〇 **註** 妣氏杞女者 〇解云正以杞女為

知姓故 **何以不稱夫人** **註** 据母以子貴 **疏** 据母以

云隱元年傳文彼注云禮妾子立 **哀未君也** **註** 未踰

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 **疏** 未踰

年不稱公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註** 是後衛蒯瞶犯父命盜殺蔡

侯申齊陳乞弒其君舍 **疏** 是後至君舍 〇解云即  
衛世子蒯瞶于戚是也云盜殺蔡侯申者在哀  
四年春云齊陳乞殺其君舍者在哀六年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日西也易曰日中則吳是也下吳蓋晡時

疏 易曰日中則吳。解云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吳月盈則食云云鄭注云言皆有休已無常盛

也

辛巳葬定姒傳定姒何以書葬

書葬 疏 君此不言小君故難之。解云正以夫人書葬我小

是解云子般不書葬之事任莊三十二年子般未踰年

乃括而難之然則子般終不成君故略之定以之

廟年故其母不稱小君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未踰年

之君也 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有子

則廟廟則書葬 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者方當踰

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

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

也 疏 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謚者正以方

當踰年稱夫人故也 曾子至禮也 解云案禮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云並謂父母

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

重而後輕云云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今此何氏

葬定公後葬定妣若其  
同月當定妣先葬矣

冬城漆音七

春秋公羊卷第十一

十月廿日覆校

辛葬夫人曾子問

頃厚頃書葬

之厚也京未備辛也世以子貴妣以子五之厚子

厚厚厚書葬皆則當數并一特難之必何爾未備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七

起元年 盡十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二

何休學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註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

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成也前許男斯見滅以

歸今成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

歸可知復見扶又疏註隨微國至自復解云正

反下賢編反疏以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

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為侯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云許男者戊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戊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斯見滅者即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遯帥師滅許歸是也昭十二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皆書之戊歸不書故知自復也○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以見之者正以定六年之時書滅以歸其惡已著是以以此處不勞見之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戒○殺所疏邾  
婁至有差○解云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為惡明矣內之有惡而不諱之既在期外恩殺惡輕故也奔喪於去年之夏伐在今年冬故日期外矣宣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云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取邑其惡深矣是以諱之今乃期外恩殺惡輕由是不諱故曰當與根牟有差

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故曰本爵俱侯也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而云本爵為侯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明矣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云許男者戊也正以下十三年夏許男戊卒故知之云前許男斯見滅者即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遯帥師滅許歸是也昭十二年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為楚所歸皆書之戊歸不書故知自復也○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為惡文以見之者正以定六年之時書滅以歸其惡已著是以以此處不勞見之

者官本誤也文字本者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婁取鄆東田及沂西田音郭沂魚依反邾婁子來奔

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音郭沂魚依反取鄆

及沂西田解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

而穀梁傳云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

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癸巳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所以再出大夫

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音亦與音預所以至

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解

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婦

各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婦

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婦

正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若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

大夫名者無氏字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齊侯

以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據彼注云不言

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

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此注氏字或有或

無故如此解季孫斯所以不與盟者服氏云季孫斯

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也者即其義矣

而穀梁傳云三人伐而二人盟何各盟所得季孫斯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

曷為不言入于衛據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

妻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

**疏** 其國經典未有欲言其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信

注據弗至于衛。解云公羊之意以為戚與帝立道

都是非遠但大同小異而已今言于戚者實是入于衛

國文以傳云曷為不言入于衛矣言據弗克納未入

納接苗于邾婁弗克納當爾之時接苗實不入國故

曰不克納未入國之辭故曰未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

與納頓子於頓文同是其已入國之辭故曰納于邾

婁納者入辭也今此上言納衛世子蒯聩下無不克

據而難之故注者曷之曰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故傳言曷為不言入于衛

明父得有子而發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

文正其義也不貶蒯聩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

亦可為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  
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

主書者與頓子同

○解云正以紀父之命理宜賤之不謂更有經文可

決也然則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賤之稱人今趙鞅

亦是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賤者正以納父罪不至

貶也彼傳云此晉卻缺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不與

大夫專發置君也是其譏之義矣云故明不得也者

正蒯聩無惡文則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云不去國

見挈者云云正以文十四年晉八納接苗注云接苗

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

無國文故也云輒出奔不書云云知輒出奔者正以

蒯聩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禮當死位若其出奔者皆

書而責之今不書者正欲不責輒之拒父故也云主

書者與頓子同者即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

子于頃彼注云納頃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然則定十四年夏崩贖出奔宋之時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為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與同罪書者從晉納故曰與頃子同義然則崩贖犯父之命其惡明矣但晉為霸主法度所在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後故云主書者從晉納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

敗績栗一本作疏及鄭軒達戰于栗者。解云諸

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楚畏楚也州來吳所滅

○解云正以上文為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云州來吳所滅者即昭十三年冬吳滅州來是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

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解云僖

七年傳文彼注云諸侯國體以大為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為與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

今此無加文故問之疏齊國至圍戚。解云公羊之

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先君而立執崩

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據晉至問之。解云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

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彼注云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赦之是也然則趙鞅操兵鄉國加叛文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國夏首兵不加叛文是以弟子据而問之云齊國夏曷為與曼姑首兵而圍戚乎伯討也註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註靈公者蒯聵之父以曼姑之義為國可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也

以距之也

註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上為靈公命下為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

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為輒為衛不為同也註曼姑臣也解云注言臣之臣也受命于靈公當立輒寧得違之乎故得拒蒯聵矣似若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彼注云上問下曰訊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也註不言至圍輒者解去蒯聵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戚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云年蒯聵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靈公逐蒯聵在定十四年立輒蓋在止二年將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註据春秋有父死子繼蒯聵為無道行不中善道註仲反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

公羊注疏卷二十七

六

余記

之義可以立乎註 輒之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

與不。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註 不以崩

賁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註 辭猶不從是父

之行乎子也註 是靈公命行乎崩賁重本尊統之義

疏 是靈至之義。解云卽莊元年注云念母則志

不順脅靈社不為不敬蓋重本尊註 不以家事辭王事

註 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以王事辭家事

註 聽靈公命立是王事公法也是上之行乎下也

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

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為也主書者善伯討疏 是王法行於

義之高者也。解云正以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

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彼注云是

靈公命行乎崩賁重本尊統之義也傳又云不以家

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知宜

是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崩賁若似天子於諸

侯故取以况之。故冉有曰至伯討。解云此論

大學本及元板皆無曰字惟本有曰字

者官本元板

乎官本大字

乎

乎

三注疏卷三十一

七

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云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為仁道卒能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云出曰夫子不為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為賢而知輒與蒯瞶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云主書者善伯討者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此象季氏專政蒯瞶犯父命是後

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

之會吳大為主疏是後至相放。解云即下云蔡

注盜殺蔡侯申者。解云在四年云辟伯晉而京師楚者即下四年夏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云伯晉而京師楚是也云黃池之會吳大為主者即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云吳何以

下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

五月辛卯稍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據

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據禮至其廟。解復立

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注據立武宮言立。復立扶又

疏定元年立場宮者蓋從始據之或料取一文亦何

傷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

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見者賢。解謂內至省文

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遂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以若襄三十一

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何以不言及

文之類云云之說在襄三十一

雉門及兩觀觀工親過高祖親疏適等何以書

是也敵也註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不復連相宮僖宮

已至僖宮解云正以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

云其稱武氏子何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

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聘何以書據彼注云不但言

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聘然則

此上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

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已云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記災也

說是以不復言相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不宜立註災不宜立解云謂其宮不宜

立若曰以其不宜立故災之然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髡苦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註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

威相放當誅故賤惡烏稱人至故賤解云

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十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

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

稱官本誤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註哀公著治犬平之終小國卒葬

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治直更○大音秦○月○哀公至葬

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三月葬秦惠公是也○案昭元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書

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故君子謂之出奔也何氏云時秦侵伐自廣夫故曰○

千乘然則秦伯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

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

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

云地之張翕彼此異時盛闢之數不可同日而語○

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血殺蔡徒申○弒君賤者窮諸人○

弒石經

此其稱盜以弒何

據宋人弒其君處曰稱人○

弒下○疏君處曰之下○傳云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

諸人然則師彼解而難之○賤乎賤者也○賤於稱人者○

故此弟子據而難之○賤乎賤者也○賤於稱人者○

賤乎賤者也○解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賤乎○

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賤乎○

賤者孰謂○據無主名謂罪人也○罪人者未加刑○

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

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近附○疏罪人至○

未官本誤

三

其君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然則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故與刑入義同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赤者何註欲以為戎曼子

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界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不知問也曼音蠻界宋必利反下同詁晉人至子

左氏傳戎蠻子也。則晉至名歸。解云即僖二十八年二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彼則曹伯不言名界宋人不言歸與此異故執不知問。

欲言至當書。解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非戎子之名則微者之例。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不當書見故以不知問之。

楚何註据執曹伯界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宮子曰

辟伯晉而京師楚也註此解名此言歸意也前此楚

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

下楚而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

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

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  
之疏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之文今成十五年春晉侯執曹伯  
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我曼子歸于楚即是伯者執人  
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以楚  
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注此解至誅之。解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云前  
此楚比滅頓胡者即定十四年春楚公子結帥師滅  
頓以頓子歸歸十五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  
也云從而圍蔡者即上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誅男  
圍蔡是云蔡遷于州來者在三年冬云遂張中國者  
猶言自盛大于中國也云京師自置者謂作天子處  
處置也云晉人執我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者謂  
晉人畏其疆禦之勢若京師矣云而不各而言歸于  
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者若言執我曼子歸于楚  
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云故其  
其文而略之者為辟伯執歸京師之文而各戎曼子

也疏晉非伯執者傳四年傳云稱侯而執首  
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執我曼  
子故云使若晉非伯執也云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者  
若以楚之微者各赤自歸于楚然猶莊二十四年冬  
赤歸于曹之類云言歸于楚者起伯晉京師楚者正  
以信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以界宋人然則諸侯自  
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  
云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者言主書此事者正欲  
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命誅絕也若然楚人  
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  
月甲戌楚子旅卒傳云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  
葬辟其號也然則吳楚僭號非一朝一夕已不書葬  
一幾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  
之事理應不譏故以此

城西郭

夫。郭芳

六月辛丑蒲社災

傳

蒲社者何

註

據鼓用牲于社不言

蒲氏。蒲社左。疏。蒲社者何。解云正以社為積土非

亡國之社也。註。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社至

魯竟。解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

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

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

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

不可為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亳亳范氏云殷都

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而

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社者封也。註。封土為社其言災何

註。括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

柴其下。註。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

四方以為有國者戒。揜意。亡國至其下。解云

言蓋也。註。揜柴至四方。解云即郊特牲云天子

之火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總國

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是也然

禮記作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為有國者戒

者言若不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註。戒社者先王

上當如此。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

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公羊注卷三十一

十三

陸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註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

者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疏賊已討故書葬也

上盜殺蔡侯申者是隱十一年傳云弑則何以不書

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然則今

此蔡侯亦弑而書其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

以下也解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

葬滕頃公音頃頃

五年春城比庇庇本又作蒸亦作

夏齊侯伐宋

齊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傳閏不書此何以書註据楚子昭卒不

書閏疏据楚至書閏解云即襄二十八年冬十

云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然則相去

四十二日明其不得同在一月故以閏月言之喪

以閏數也註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

及外月數閏數同疏喪以閏數也解云此喪謂喪

者皆以閏數之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

謂喪服至為數解云此數乃為頭數之

喪

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足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

**喪易為以閏數** 註 据卒不書閏 疏 喪易為以閏數 疏 解云此喪亦喪服

大功以 **喪數略也** 註 略猶殺也 以月數恩殺故并閏

數 疏 略猶至閏數 疏 解云此數亦如加我以數年

以恩殺故也 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

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

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

以閏數喪數略也 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

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

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

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

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云云之說在襄二

年十八

**春秋城邾婁葭** 註 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

邾婁邑邾婁未會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

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 註 邾婁葭音加又音遐左氏

行下 疏 城者至惡其 疏 解云正以襄二年遂城虎

孟反 疏 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

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取之云不言取

之者魯數圍取邾婁邑者即上三年冬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邾婁又上二年春伐邾婁取鄆東田

及沂西田之屬是也先言圍者便文故也云有夷狄

而行者正以貪而無親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葭誤取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相。相莊加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舍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也

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傳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而立氏公子。君舍二傳據齊至公子。解云

商人弒其君舍是也為護也此其為護奈何傳問其義元反護

景公謂陳乞曰君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

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則不立傳貴自專也

至不立。解云言人之所以愛樂乎其為君者貴慕其自專故也然則此公乃有為而言非王道也君

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傳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

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善將不欲立我也

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傳

晉世子申生是也乘繩解云晉世子申生是也

殺其世子申生是也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傳教陽

生走與之王節而走之傳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當其

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也奔不書者未命

留元板亦誤

為嗣。析思歷反為後于偽。節信至為嗣。解

信而令之走也。云奔不書者未命為嗣者案定十四

年秋衛世子蒯聩出奔宋書見於經故知陽生出奔

不書者未命為嗣故也。然則公子陽生但是母貴宜

立實非世子而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雖

非夫人所生但秩次宜立謂之廢正亦何傷而舊云

陽生實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

為嗣即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

出入合兩書也者非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

生于諸其家。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

期而小祥服期者除。基。下同。期而至者除。小祥者

士虞記文言服期者除者謂從服之徒矣。若其正服

臣為君斬衰二年寧得期而除乎。案景公之卒在去

年九月至今七月其實未期而言服期者除者蓋

生之入實亦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是以傳云

景公之喪也。若然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彼

注云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而立。入皆為篡然則

大國之篡例合書月齊為大國而言事不宜月者正

以陽生之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

反下乞為同。矯居此反。云言與之為斷。王之

信而令之走也。云奔不書者未命為嗣者案定十四

年秋衛世子蒯聩出奔宋書見於經故知陽生出奔

不書者未命為嗣故也。然則公子陽生但是母貴宜

立實非世子而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雖

非夫人所生但秩次宜立謂之廢正亦何傷而舊云

陽生實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

為嗣即是正世子但未命為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

出入合兩書也者非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

生于諸其家。于諸。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

期而小祥服期者除。基。下同。期而至者除。小祥者

士虞記文言服期者除者謂從服之徒矣。若其正服

臣為君斬衰二年寧得期而除乎。案景公之卒在去

年九月至今七月其實未期而言服期者除者蓋

生之入實亦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是以傳云

景公之喪也。若然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彼

注云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而立。入皆為篡然則

大國之篡例合書月齊為大國而言事不宜月者正

以陽生之篡陳乞為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

難言。云爾。解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有魚菽之

祭。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齊俗。至祭事。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

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

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是也。若

其齊俗。則令使婦人為首。故此傳云。常之母有魚菽

常之母。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且難乃

常至云爾。解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有魚菽之

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有魚菽之

祭。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齊俗。至祭事。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

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為首

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是也。若

其齊俗。則令使婦人為首。故此傳云。常之母有魚菽

常之母。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且難乃

常至云爾。解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有魚菽之

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為兒母之類。是也。有魚菽之

祭。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齊俗。至祭事。解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

之祭即其文是矣。○**註**言魚至所有。○**解**云定元年冬十月，厲霜殺菽，彼注云：菽，大豆也。然則彼已訓解。故此何氏直以豆言之，若依正禮，水陸兼陳，願諸大夫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

**之化我也**。**註**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也。願諸大夫，相六年傳云：曷為謂之定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彼注云：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定來見其義也。然則彼以州公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謂諸大夫皆曰：諾於此，是皆之陳乞之家坐。

**陳乞曰：吾有所為甲。**甲，鎡也。鎡，苦也。○**疏**吾有所為甲，我有所作得。請以示正。向諸大夫皆曰：諾於此，是使力士。

之化我也。○**註**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也。願諸大夫，相六年傳云：曷為謂之定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彼注云：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今州公過魯，都不朝，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定來見其義也。然則彼以州公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謂諸大夫皆曰：諾於此，是皆之陳乞之家坐。

**舉巨囊而至于中雷**。巨囊，大囊也。中央曰中雷。○**解**云：案月令，中央土。又音託。○**疏**中央曰中雷。鄭注云：中雷，猶中室也。古雷力又反。○**疏**云：其祀中雷，鄭注云：中雷，猶中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各室為雷。○**疏**云：庚蔚云：復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雷也。故此傳云：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

**駭**。色然，驚駭貌。○**註**色然，驚駭貌。○**疏**如字，本又作塊，居開之則。○**註**色然，驚駭貌。○**疏**如字，本又作塊，居開之則。○**註**色然，驚駭貌。○**疏**如字，本又作塊，居開之則。

**闖然**。闖，出頭貌。○**註**闖，出頭貌。○**疏**如字，本又作塊，居開之則。○**註**闖，出頭貌。○**疏**如字，本又作塊，居開之則。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註**時舍未能得衆而陽。

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知陳乞有備，故不得。

已遂君之旬。反。遂七。自是往私舍。陽生先詐致諸大

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

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

與卓子同。疏。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書陽生

弑也。云乞為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

者正以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諉成于

乞。故也。○注。不日至子同。○解云。僖十年春王正月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何氏云。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

惡明。故略之。然則今此陳乞弑舍所以不日者。亦是

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故曰與卓子同。若然則

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

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正以卓子之

實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云不日

也。案陳乞弑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然則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郟。○郟似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傳入不

乞弑舍之事與里克弑卓子相類。而不月者。正以文  
承陽生入云齊之下。陽生之事既不宜月。是以陳乞  
之事不得月也。若然。案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  
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然則  
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者。正  
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寧得同之乎。

言伐此其言伐何註 據當舉入為重 入不至伐何

年傳例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

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傳例云戰不言

伐入不言圍此云入不言伐者正以此經舉伐言入

亦違舉重之例是以據經以釋之傳例云者序用兵

之次第輕重備 內辭也若使他人然註 諱獲諸侯故

言不足怪也 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

醇順他人來文 註 諱獲至來文 解云若其不諱

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

人入之以來者以是諱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

常文不為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

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云醇順他人來文者

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故曰醇順他人

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諱魯之常文 故曰醇順他人

來文 邾婁子益何以名 註 據以隗子歸不名 罪反 隗五

也 六年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 絕曷為絕之 註

據俱以歸獲也曷為不言其獲 註 昭獲晉侯言獲

冬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內大惡諱也

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反 惡魯為路 註 故名以

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土經雖亦言入但書  
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日者至獲之。○解  
云隱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須解  
之言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即上六年城葭之下注云  
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  
知足今復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入  
不至知列。○解云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  
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即僖六年公至自伐鄭二下  
九年公至自圍許之屬是至於入他國例不書致者  
正以既能入國得意可知似若僖三十三年公伐邾  
婁取叢之下注云取邑  
不致者得意可知例

###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

名。○據以隗子歸不名。○疏。○據以至不名。○解。○

以隗子絕曷為絕之。○疏。○據俱以歸滅也曷為不言其

滅。○據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疏。○故名以起之。○

名以起之。○解云諱不得書其滅故書其名所以起

其滅矣所以能起之者正以失地之君例合書名即

相七年穀伯綏鄒吾離之下傳云曹何以名失

地之君是今曹伯陽亦書其名故可起其滅。○何諱

乎同姓之滅。○據衛侯燬滅邢不諱。○委。○燬况。○

不諱。○解云即僖二十五年春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是也。○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不日故不日。解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  
又日故曰深諱也。云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  
不滅故不日云云。  
之說在定四年。

吳伐我。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

去。疏。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云鄙者邊垂之辭。樂見

遠也。然則鄙者邊垂之名。今不言鄙。直言伐我。故

起其圍魯矣。不言至而去。解云國君當疆

夏齊人取謹及禪。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

也。曷為賂齊。據上無戰伐之文。昌。禪昌善反。一

取謹及禪。解云左氏穀梁作謹。聞字。外

取至以書。解云宣元年六月齊人取齊

田。下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云據曹取之

不書。然則此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者亦然。曹

取齊西田。不書。但從彼省文。是以不復注解。括

此至之文。解云謂此上經無魯與齊戰伐之文。計

無所謝無事。為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

而賂故難之。為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為以

為以至來也。解云正為七年以邾婁子益來。是以

賂齊二邑也。邾婁齊與國。解云正以魯獲邾

婁之君而賂二邑。若非齊之與國。理

不應賂云云之說。備于宣元年疏。

歸和婁子益于邾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  
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又反。復扶  
歸至歸之。解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  
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比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

見之。○**注**嫌解至名之。○解云桓十五年傳例云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以嫌其無罪也經既書歸作無罪之文則嫌魯人解釋知妻子其罪合除是以書見故復名之見其不善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云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穆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禾反。過古。

齊人歸謹及憚。**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

之邑不來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

西田同文。浪反。喪息。西書者至同文。解云言所喪

向者歸者自與之故也若求乃得之者當言取則也  
二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成二年秋取汶陽之田之  
是也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者謂若此邑元不入  
齊但以此來欲叛于魯齊人取而歸之然言與歸我  
濟西田同文者即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傳  
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  
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云不言  
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然則彼以未之  
齊故不言來今此使若不從齊來是以謂之同文矣  
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者正以謹  
憚實絕于我故也濟西田未絕齊人不當坐取邑謹  
憚實絕齊人當坐取邑明矣然則我與不即是不同  
而言同文者正謂皆不言來以為  
同文何妨言我與不仍為異乎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傳**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

言敗也。○雍於**詒**。○據詐戰言敗也。○解云即莊十

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

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

為征不義不為苟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

蒙上月疾略之爾才性反為征于偽反**詒**○詐

○解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

諸呂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言奇伏者奇

伏兵之謂也○注云兵者至之爾○解云下十三年

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

易奈何詐反也注云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

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

也然則兵之設也為欲征不義豈欲苟勝而為詐

知春秋疾而略之皆不書月矣何者春秋之義

比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

比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

比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

比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

比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

比二經乃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是以春秋復

**詒**

齊元板亦

知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月者為下  
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  
不蒙月何氏所以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二月  
祭伯來奔之下注云月者為下卒也出奔例時也  
則上已有注故至庚與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侯卒

齊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葬伯肅卒

反

卒葬至姑同。解云正以所見之世詳錄小  
國卒日葬月是其常文即上四年秋八月甲寅  
滕子結卒冬十二月葬滕昭公是也今乃卒月葬特  
故解矣言與把伯益姑同者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把  
伯益姑卒注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把已  
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  
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然則  
今此略之者亦為內行小失故曰與把伯益姑同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救中國不進者陳吳  
救中至不進  
正以僖十八

年夏狄救齊冬邾人狄人伐衛注云狄稱人者善救  
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  
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  
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傳云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  
中國注云言子起憂中國然則夷狄之人能憂中國  
也皆進之今此稱國不進者正以救陳欲以備中國  
故不進也知陳是吳之與國者正以吳人救之故也  
必知欲以備中國者非直見其不進亦以陳於諸夏  
之時乃是吳  
之屬故也

監本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七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二卷十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二十八

起十一年  
盡十四年

何休學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頗破  
多反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五蓋  
反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

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

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

預下不**疏**獲齊國書○解云宣二年春獲宋華元明耻辱  
與伐同○然則合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知故  
及宋國然則不至與戰○解云戰不言伐者莊十年  
傳文而此舉伐者當爾之時魯但與其伐而不與其  
戰故得兩舉之矣○**注**不從至國也○解云成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云會晉卻克云云及齊侯  
于鞏齊師敗績**注**云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  
夫得敵諸侯也然則卻克之徒得敵齊侯者正以魯  
人與在隨從王者大夫是以得序于上而主齊侯金  
亦云魯公與伐而不使吳為主序齊下者正以吳是  
時為主會若其與之而不使吳為主序齊上即是夷狄之主  
國是以退之矣若然案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  
楚子戰于邲林父序于楚子之上亦應是不與夷狄  
之主中國而**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  
以惡晉者正以楚莊王稱子據彼君文成矣有王之  
之事雖以臣及君不嫌晉直今吳稱國君文不成  
原國書之下寧得類乎○**注**言獲至進也○解云莊

十年秋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云為不  
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又昭二十三年秋吳  
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吳少進也**注**云  
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  
辭治之今經亦然故以言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傳何以書**注**據當賦稅為何書

何于偽反下 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

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

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

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

公外募疆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音律又

音類乘繩證。疏。田謂一井之田。解云。知如此者

反復扶又反。疏。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

井田出賦。禾秉芻正米。不是過也。案彼二文皆論此

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言井者。但是方

之。各若言用井。則嫌城郭里巷之內。但有一井。之

處。悉皆賦之。故云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

賦之。禮稅至什一。解云。即宣十五年傳云。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

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公侯方百里。案諸

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則一乘則不合。鄭氏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孟子者何。疏。據魯大夫無孟子

也。其稱孟子何。疏。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

也。其稱孟子何。疏。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

也。其稱孟子何。疏。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

也。其稱孟子何。疏。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

也。其稱孟子何。疏。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

也。其稱孟子何。疏。據不稱夫人某氏。昭公之夫人

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蓋吳女子也。解

于師故疑之。禮不至無別。解云。上曲禮云。取

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鄭氏註云。取

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賤取之於賤者世無本。欲

者是也。云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者。欲

曲禮上云。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

為禮以教人。欲人皆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之文乎。

昭公至孟子。解云。昭十年注云。去冬者。蓋昭公

娶吳孟之也。而諱之。吳孟子者。即論語云。君娶

昭十年以來也。而諱之。吳孟子者。即論語云。君娶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

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也。春秋仲子下注云。作

云。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仲子下注云。作

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

二年。夫人子氏之。下注云。子者。姓也。夫以姓配

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吳姬謂

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之恃諱之不謂之。吳姬謂

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蓋吳女子也。解

比年再嫁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

使

公會吳于橐臬

橐臬。反。音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

運。左。氏。作。郎。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螻蛄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註。螻

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為異

比年再嫁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

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為六卿

音終本亦作螽注同見賢編反

卿。解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

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

齊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晉

一偶也案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為魏趙韓今

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師取宋師于岳傳其言取之何

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

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

猶報也。同鄭復扶又反秋以下注同償時亮反

取之何。解云上九年注云據詐戰言敗也故此

文不復言之也。前宋至鄭師。解云即上九年

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是也

夏許男戍卒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畧亦男戍本

歸于陳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歸于蔡陳侯一

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

非歸今年夏許男戍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

能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為鄭所滅不

戊經利

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  
位后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  
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  
復卒故卒葬畧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傳據救陳稱

國疏十年冬吳救陳是也解云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

時吳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

魯衛驂乘滕薛俠穀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

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使

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

音會何者正及者及注以言至而趨解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

可得見注及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  
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云時吳強  
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者即上十一年五  
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者是敗齊師于臨菑之事正以吳為夷狄數  
伐中國而敗之故謂之無道菑字然有作晉字若作  
晉字以黃池為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字若作  
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穀而趨者春秋說文也以  
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特  
為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君父而事夷狄  
恥辱之甚不忍言故深為諱進吳稱子矣而言冠帶  
之國者正以夷狄之人不知冠帶故也是以穀深傳  
云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  
冠而欲冠也范氏云不知冠有等差唯欲好冠是也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傳據申之會楚子主會序

上疏注据申至序上。解云即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疆會諸侯爾不行禮

義故序晉於上其言及吳子何注据鍾離之會殊會

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主會益明矣注

鍾至言及。解云即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主

變齊高無咎以下會吳于鍾離是也。注僖五至明

矣。解云即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

于首戴然則據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

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

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据而難之

會兩伯之辭也

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之文

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見不可醇奪故

據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

會為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

皆注吳言至文也。解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

同注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

事之然故曰人往為主之文。注半抑至在下。解

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為伯也故曰

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不與夷狄之

子亦見其為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

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据伯主人

注据伯主人。解云謂為重吳也注其實重在吳故

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

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注其實至不盈。解云謂

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經言公會晉侯是其諱為吳

所主也晉侯之下即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

陸景

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為會主之義也。僖二十三年夏宋公慙父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云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然曷為重吳。則此言諱而不盈者意欲取彼傳文矣。曷為重吳。據常殊吳。孫僑如會晉士變以下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春公會晉侯以下。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路。不書至惡愈。解云若欲實而言之天下。寧河悉至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

已其歷言某侯某侯則實不至者不。其最大之國作天下盡會之義矣。齊桓至也。解云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傳云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然則齊桓之時非獨舉大以明小亦兼舉遠以明近。今此但舉晉者非尊天子不得褒為遠夷皆至之辭。則傳云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者。據九州之內言之亦得謂之天下矣。主書至夷狄。解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有恥致者順諱文也。有恥至文也。解云莊六年。

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然則今此冠帶之國斂手從夷乃是可耻之次而致之者正欲順其諱文使若吳尊事天子以會諸侯諸侯得意以會致之然故曰順諱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

註据上七年言曼多。魏多左氏疏。据上至曼多。解云即上七

年春魏曼多帥師侵衛是也。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註復就晉見者

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正大以帥小

帥小。解云定六年冬仲孫忌帥師圍運傳云此

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云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

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

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然則彼

曾見說今復就晉見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

許元公

九月蠲註先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味反下同疏先

是用田賦。解云在十二年春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

東方何註据北斗言星名。孛音佩彗星因疏何者

解云欲言是星星名未有欲言非星錄為星稱故執

不知問。註据北至星名。解云即文十四年秋七

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然則彼入于北見于旦也

註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為旦疏于見

日也。解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旦者至  
為旦。解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且  
者日方出當尔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  
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其字之星漫道其  
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為旦也。何以書記異也。周十一月夏九月

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且見與日

爭明者諸侯伐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

諸侯相兼為秦所滅燔書道絕。治直吏反。○

月夏九月日在房心。解云堪輿云九月日體在大

火故曰日在房心也。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也

堪輿星經亦云也。○是后至道絕。解云春秋

云趨作法孔子不絕也。既言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

記散亂孔子遂微也。言秦正起亦由此孛星秦本紀云

孛星周室遂微也。言秦正起亦由此孛星秦本紀云

絕矣故曰燔書道絕。始為秦所滅也。始皇胡亥並悉焚書聖人之道于此

夫。殺陳夏彊夫。陳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彊夫苦侯反

又古侯反一本作姬音同二傳作夏區

于有二月蠲。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

于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

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據無

主名。狩力人反。○何以書記異也。解云麟者仁

爾之時周室大衰為天下所厭漢高方起堯祚將興

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氏云吉凶不並瑞災

不兼之有乎義亦通于此。非中國之獸也。解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合有若似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之獸。下傳云何書記異也。何異辭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非中國之物。鶴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是善物。春秋慕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來之義。是以穀梁傳云。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是為卑稱。狩者天子未分。解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為卑稱。狩者天子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知狩是天子諸侯之事者。正以信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桓四年春公新采者也。西者据狩言方地。狩于郎之屬故也。新采者也。西者据狩言方地。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此為文。知庶人採樵薪者。薪音新。芟所銜反。魚廢反。樵在庶反。薪。

采官本

解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採薪者矣。西者至方地。解云謂据其處道其方之門。西傳也。類賤人象也。解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當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為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意。故曰知庶人採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于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周家木德之象也。薪采者則微者也。從東鄉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起呂反。行夏戶雅反。疏天王狩于河陽。解云在僖二十八年云。公狩于郎者。在桓四年春。

據官本

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起呂反。行夏戶雅反。疏天王狩于河陽。解云在僖二十八年云。公狩于郎者。在桓四年春。

上

采官本

得河陽至之時。解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  
 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之舊禮正朔三  
 而反當欲行夏之時。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氏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特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  
 然則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  
 矣。案信二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之時。乃冬言狩  
 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據魯為王而改正朔方欲  
 改周之春。以為冬去其周之正月而大之也。使若  
 行夏之時。由此之故。春而言狩矣。大之也。使若  
 天子諸侯曷為大之。據畧微。隱元年九月及宋  
 人盟于宿。傳云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云內者謂魯  
 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畧微也。是然則春秋之道  
 之微者。今而大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  
 之故。以為難矣。

據鶴鴒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為獲于偽。反下為  
 獲孰為注。為誰知為

省同鶴音欲。疏。十五年夏有鶴鴒來巢。是也。麟者仁

獸也。狀如麋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

為仁也。詩云麟之為靈昭昭也。

也。解云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脩而

麟至。言人君但當其視能明其禮。又脩而麟至也。是

以春。說云麟生於火。游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

則麟為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

以為仁。而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而赤。目為火  
 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正以設武備。而一角赤。目為火  
 仁之物。屬東方。赤目為火。候乃木之獸。謂之木精。有  
 亦何傷。又鷩冠子云麟者。北方玄扙之獸。陰之精。得  
 正氣者。五行相配。言之。水為性。似母。蓋以麟得水生。氣  
 士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生。氣

云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狀如至是也。解云釋  
 獸云麋麋身牛尾一角郭氏曰角頭有肉故云狀  
 如麋一角也。廣雅云麟狼額肉角故此注云而戴肉  
 云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者。欲道中央之  
 而傳得謂之仁獸之義云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  
 也者在麟趾之篇也引之者欲道麟角未有肉示有  
 武而不用故得謂之仁當時公族皆振有王者則至  
 振然而信厚亦為仁之義故得并引之。

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授神契曰德至

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太平音泰下太平皆同

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太平音泰下太平皆同  
 拊芳甫反授音袁麒麟音其  
 為聖漢將興之瑞亦為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也  
 經說云立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者獲麟  
 為燕人作法之義也。尚書至率舞。解云

也彼鄭注云簫韶舞所制樂宋均注樂論  
 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樂乘匹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石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  
 聲之道與政通焉引之者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  
 大平瑞物乃來之義。援神至麟臻。解云釋獸  
 云驕如馬一角不角者麒麟舍人云驕如馬而有一角  
 非有角者名騏然則麒麟舍人云驕如馬而有一角  
 也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為異。辟害遠  
 也。解云謂無道之世刳胎殺夭是以瑞物亦不來  
 游也。即家語云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適樂  
 也。故云辟害遠也。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  
 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

後毛本平聲



久故豫泣也。反。袂彌世反衣袖也。涕他禮反。袍步乃

况反。下如火。王而。上王之。同從。橫子。容反。音金。王於。乃

亦除。並如。字又。上立。具反。下直。據反。有作。於。解云。蓋以。目

前襟。言之。袍似。得之。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

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錄從。亭長

之任。而為。天子。故謂。之庶。姓矣。○其。何者。至。之意。○

然則。麟為。土畜。而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

精一。角赤。目為。火候。既為。火候。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

亦何。傷舊。云木。生火。候既。為火。候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

性合。人仁。故為。木精。也庶。人采。薪本。供庖。饗意。欲然

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復。燒木

即漢。以火。德承。周麟。為薪。采者。所執。其若。不然。將

其居。其位。也云。故麟。為薪。采者。所執。其若。不然。將

西狩。獲之。者即。是從。東方。而王。於

言獲。者兵。戈之。文是。其有。力之。義也。故曰。言姓。卯金

刀以。兵得。天下。言劉。李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

而人。秦宮。是其。卯金。刀從。東王。于西。以兵。得天下。之

事也。○不。地至。異也。○解。云所。以不。言西。符于。某

獲麟。者正。以麟。見於。魯乃。為周。王將。玉之。異是。以不

舉小。地之。名亦。得為。王魯。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

也云。又先。是螽。蟲冬。踊者。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

之象。者即。上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螽是。也云。彗。金精。掃曰。置新

云彗。者何。彗星。也者。是彗。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

-5 225 35 915" data-label="Text">

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為六。國爭。強天。下大

火氣詳

齊楚韓趙魏也。當爾之時。齊據東蕃。燕楚強于南北。國爭強也。戰國策云。秦橫有周。故謂之橫。燕楚南。北

孔官本職安下注  
此不當有孔子

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  
在西而相秦以我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  
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  
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從橫  
滅之敗也。秦項驅除。解云始皇據秦藉滅周之  
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  
命之帝但為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  
項驅除。注積骨至泣也。解云虐亦有作害者  
時天下土崩英雄鵠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散函之  
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故曰積骨流血之  
虐也自此以后高祖乃帝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  
興故曰然后劉氏乃帝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  
噫丁忽反。注噫咄嗟貌。解云咄嗟猶歎息  
也。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以此言之則顏淵之生  
昭十九年矣及其卒時當哀三年而至此乃言之者  
傳家何追言天喪予。注予我。喪息浪反予。  
之亦何傷天喪予。注予我。喪息浪反予。

事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  
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而論  
云非助我者謂非師徒弟子共相發。子路死子曰噫  
起之義蓋欲顯聰敏非是不助也。

**天祝予** 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

者天將亡夫子之證。斷丁。注子路死至祝予。解

之後當哀十五年衛太子蒯瞶入國之時子路乃死  
衛人臨之孔子聞之為之覆醢今已言死者公羊子  
於其為輔佐之義也。注祝斷也者言天祝惡已之道  
是其為斷絕之義也。注天生至之證。解云若欲  
德亦是斷絕之義也。注天生至之證。解云若欲  
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  
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  
者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  
義故曰將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  
亡夫子證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

終也。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

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疏西符至窮矣。解云：麟

周亡之徵，即上傳云：孰為來哉？孰為來哉？雖在指斥，意在

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此孔子曰：吾道

矣，是也。不加姓，如姓至云爾。解云：正以上文再發，子

曰：皆不加姓，故也。云麟者，大平之符，聖人之類也。注又云：時

皆有聖帝明王，然後乃見。故謂之類也。注又云：時

麟而死者，即孔子叢子云：麟出而死，吾道窮矣。是也。

麟乃作。疏據得麟乃作。春秋何以始乎隱？注據得

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為年七十

歲者，大判言之，不然爾。時七十二矣，猶如卜世三十

卜年七百。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

之類也。疏所逮聞也。解云：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

所逮聞也。解云：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

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

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

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車制，服三等之

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斬衰三年。

託記至父母期為會，祖高祖父母齊哀三月是也。注託

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

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

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

人之義，故曰：我但記先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

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

嫌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

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

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卒，不日子。

般卒，日是也。賢偏反，下欲見同，少殺，所戒反，下同。

音班，所以復發至義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

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

罪與不當時之君，無恩于其臣，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

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

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

以君見恩者，今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恩之薄厚也。

薄與義實，集故重發案，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

人，其辭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以君見恩，嫌義異也。然則桓公之時，已發見君恩之。

薄，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之特欲見其臣無恩於其。

君，是以不為之諱，大惡今時有恩于其君，為之諱而。

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也。此復注云：義異是其一。

偶何氏不決之者，從可知。省文也。云故多微辭也者。

即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

不務公室喪失，國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據言。

多是也。云武宮日者，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

宮是也。云武宮日者，即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

也。正以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如此解之也。云。

子赤卒，不日者，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云。

卒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云。

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尔？弑也。弑則何以不日。

深厚，故不忍。注云：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何以終乎哀。

十四年

據哀公未終也

疏

據哀公未終也。解

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即哀二十七年

曰備矣

人道決

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

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大乎

以瑞應為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

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

則無不終竟

道決子協反一本作而撥

疏

至效

祖以親曾祖以會祖親高祖以骨肉相親極于此故

人之道決也云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

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

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后蕭韶九成鳳凰乃來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非中國之獸也是也云春秋

記以瑞應為效也者言若不致瑞即大平無驗故春秋

記麟為大平之效也春秋絕筆至漢也。解云四時

具然為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

木應之君將亡欲別起為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

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為

治國之法是以然者始正則信十六年傳云君子曷為

為春秋。據以定作五經。疏云君子曷為春秋。解

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晚於諸與之後。疏云據以定

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  
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案孔子自衛反  
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  
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  
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撥亂世  
獨在獲麟之后乎故据五經以推之撥亂世  
治也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得麟之后天下血書  
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  
術書記散孔不絕于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書  
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  
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  
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如字演以善反

後 烏大字本 後毛本 難

撥亂至春秋。解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  
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后見  
端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后王于是選理典籍  
欲為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  
世反歸于正道莫近於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后  
乃作春秋矣即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孔  
得麟至之狀。解云演孔圖文也疾作王者之法孔  
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  
星出于東方矣秦始皇名正欲起爲天子其子胡  
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  
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  
往視其血書其血乃飛爲赤鳥其書乃化爲白書署  
之矣案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  
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不盡胡亥燔  
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書不盡胡亥燔  
之科舉之亦何傷云孔子仰推天命者謂胡亥燔  
命即端門之命是也云云俯察時變者即蠱蟲冬踊彗

皇極

下

星掃旦之象是也欲尊天命故以俯仰言之云却觀  
未來豫解無窮知其承大亂之后天下未醇故作亂之法  
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后天下未醇故作亂之法  
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即所傳聞之世是也  
故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云胥命者何相  
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  
盟結言而退彼注云善其近正似於則未知其為是  
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是也

**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作傳者謙不敢斥

夫子所為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  
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  
后為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大平道同者  
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

其為于偽  
反注所為同

致毛本亦誤  
友余亦誤反

後

是與音餘則未至是與○解云為音于偽反公羊  
下及注同○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  
則未知其為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其諸  
至道與○解云其諸辭也即桓六年夏公羊子曰其  
諸以病桓與注云其諸辭也是也君子謂孔子不知  
為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道之與○堯  
舜至之道○解云言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者堯  
典文也云百獸率舞者舜典各錄謨皆有其文也云  
鳳凰來儀者魯錄謨文也云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  
天文四時具然后為年以敬授人時者欲似堯舜當  
古歷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云崇德致麟乃得  
稱大平者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云道  
同者相稱者謂孔子之道同于堯舜故作春秋以稱  
述堯舜是也云德合者相友者友者同志之名言孔  
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

**知君子也**  
註末不亦樂後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

皇  
似毛本以  
致毛本  
似毛本以皇  
大字本有  
字下脫

舜之知孔子為制作末不至子也。○解云孔子之  
 舜相對為首末然則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  
 知有已而制道術預知有已而為君子而慕之已亦  
 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  
 受慕堯舜之知君子而効之○制春至后聖。○解云制作  
 待聖漢之王以為法○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  
 賞善罰惡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樂其貫於  
 之義也○以君至此也  
 百王而不滅名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以君至此也  
 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未法  
 故也。○樂至不息。○解云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  
 有國家者最所急務是以貫通于百王而不滅絕矣  
 故孔子為後王作之云各與日月並行而不息者謂  
 各之曰春秋其合於天地之利生成萬物之義凡  
 為君者不得不爾故曰各與日月並行而不息也

春秋公羊卷第十二  
十月廿六日校

春秋公羊註疏哀公卷第二十八  
終

舜文知孔子為制作  
身指野為不無制時  
知有已而計其無知  
受指奪其利帝受則  
若子之志也

春秋公羊傳疏文卷第二十八

春秋公羊傳疏文卷第二十八

